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

南菁書院

春秋稗疏一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隱公

春王正月 以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辨胡氏之非詳矣且以經文求之言正月而繫之王則明此正月乃周天子所頒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說雖迂謬亦以明改正授時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實而正月之文自周頒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時則但當言春正月不可稱王王不以爲正月卽不得天亦不能矯誣以泯亂一代之制又豈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稱王乎不敢自專又豈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邪春秋之義微而顯此言王者其義不一周既東遷諸侯僭擅蓋有不遵

其正朔者故稱王以見魯所秉者周禮公羊所謂大一統此一義也王爲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統遞建正月之號不一而此之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義也然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杳茫之天統而異乎天之顯道則此正月乃王之正月非天之正月以寓周正之差夏時得天之意此又一義也經文化工之筆游夏不能贊於此見矣三統之說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所建爲正月也故曰王者改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爲正月則正未嘗改矣明言周正建子而謂周稱建子之月爲冬十有一月則何改之有乎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歲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子之月也或以正月之吉始和爲疑言建子之月冬氣觸發不得言和不知古人之候氣於微故三統謂之三微冬至日回北陸一陽生於地下故從其微而謂之曰和如於其著而言之則建寅之月日方在亥月吉朔旦正冬春之交嚴寒方冽亦不得謂之曰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豳風言一之日二之日者乃追賦太王以前事不足爲據而其曰七月流火則公劉以來自用夏正也建寅者以立春爲歲首建子者以冬至爲歲首不以大雪自冬至至春分陽氣始發可謂之春春者蠢也蠢動微動也春分以後百昌怒生其動不蠢矣建子非春之說不可執也何得以臆見立夏時冠周月之說使聖人矯立王制而亂一代之成憲哉

戎 杜氏范氏皆以爲氏羌之別種按氏乃有扈氏之苗裔子

孫遷流逾隴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別舜遷之於三危後漸入內地居隴蜀閒是氏羌種類皆居西南內則武都外則河湟去山東懸隔春秋時戎狄內雜不聞氏羌東徙可云如後世氏羌之類不可竟指爲氏羌傳注家泥東夷西戎之說而不知通耳杜氏謂陳畱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似矣然費誓稱徐戎竝與東郊不開魯所亟與會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謂徐州之戎帝王羈縻統馭秦始皇逐出之此戎當在魯之東南安東贛榆之閒若濟陽乃豫州之域地在魯西今曹縣地蓋曹衛之境未聞有戎居此則杜解固未確也

向 杜解譙國龍亢縣有亢城龍亢地在今懷遠縣境漢書沛郡有向縣注云故姜姓國炎帝後地近蕭縣言譙國龍亢者晉併入龍亢爲譙王國邑也後漢書注云地道記曰左傳隱二年入向城在龍亢縣東南而闕駟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卽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於莒而歸者也今按軹縣之向邑也非國也傳所謂王以蘇忿生田向與鄭注云在軹縣西地名向上者也其地去莒千里而遙莒以小國偏師安能越齊魯宋鄭而入其國都則班書爲是闕說非也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軹縣有向矣扶溝亦有向會吳之向也長葛有向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龍亢之向國音式亮反顏師古注云然

贈 公羊傳曰車馬曰贈贈以贈葬而用車馬者疑爲遣車但遣車塗馬爲物甚微而喪禮葬有容車列生時所乘者於匱前

以爲容觀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禮其翟厭與仲子之卒不見於春秋蓋在隱公未立之前至是始歸賵者與秦人歸綏不及大斂同皆周末文勝之陋也

紀履綸 左傳作裂繡裂與厲同禮記所謂鞶革也小囊盛帨巾者加繡以緣飾之鄭康成內則注引此經文爲釋綸采色繒也名必有義字必從名裂繡字子帛故當從左上讀如裂下相愈反

日有食之 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爲準非合朔則日何繇食非正望則月何繇食此麻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書月而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爲史失之穀梁氏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專家之學事理迷謬焉有日食而可謂之晦日可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爲舛妄食限在夜夜即朔也所惡於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不得見故爲災眚若食限在夜無所蔽於人閒不足爲災故麻家可無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之象故知其食於夜尤足令人姍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見耳於日何傷乃既復而猶有傷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禮非旦旦而朝日即令旦旦朝日偶有陰雲何從得見唯算入食限則雖京師雲翳而千里之外陰晴既異自見其食豈藉一王者之目擊而始知哉專家之學聞不多而疑不闕不知而作如此類者眾矣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公羊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其說較是所謂失者

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統麻爲法遠而多疏不能審定朔則所謂朔者非朔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言周麻違天不可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則所置朔失之愈遠蓋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謬而分別書之以顯周麻之謬以定百王敬授民時之大法抑不待貶而大義自見穀梁固不足以知之杞杜氏云杞本都陳畱雍邱縣桓六年溇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溇于乃以地理考證經文雍邱去溇于地且千里溇于卽亡杞安能越鄭宋魯齊而遠并之遽舍其故國而爲千里之遷則杜說固屬未詳漢書注雍邱故杞國武王封東樓公於此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溇于之亡入春秋後十七年則杞初不因并溇于而始東遷也莒取牟婁杞邑杜氏亦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後漢書平昌侯國有婁鄉注謂是牟婁地屬北海諸縣今諸城也則杞之國在青州齊之南魯之東春秋前已不都雍邱明矣雍邱今杞縣春秋時爲宋鄭二國之爭地蓋王子友遷於新鄭之時杞已去雍邱而遷北海其後或都溇于或都緣陵皆在青州之南境特未都溇于之時未考其地果何在要其在安邱諸城之間與莒爲鄰已久離雍邱之故封則無疑也翬帥師翬不稱公子四傳皆以爲貶詞左胡以其固請強君不義猶爲近理公穀謂以弑君故貶則會師之日尙未成弑及其逆女大惡已成不貶之於罪已彰著之後而逆億之於弑械未成之先何說邪無駭亦公族也不稱公子公孫傳以爲春秋之始猶爲近古故大夫不得賜族而但書名挾也柔也溺也皆

猶之輩也至輩以弑成桓公之篡故與聯族屬以寵之稱公子以亂國法自輩始也若益師彊之稱公子則於其死而加以殊寵非生者之可微也稱公子之與否固無關於褒貶不然慶父之惡豈在輩下而始終以公子稱抑又何也

濮地以水名則凡水之濱皆可名也而亦必於其水之濱按水經河水東至酸棗縣濮水東出焉又曰瓠子水東北過廩邱爲濮水酸棗今延津廩邱今范縣蓋西自延津東至濮州皆濮水之濱可名爲濮特地在河北與陳國之境既限以大河而中間宋地陳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衛人自於衛地殺之若殺石厚則傳言涖殺於陳亦以明濮非陳境矣杜解云濮陳地非也此時衛未東徙尙都衛輝而延津在其東南爲邊境自陳至衛之孔道殺州吁於境上亦戮於甸人之遺意若後漢郡國志言東郡濮陽春秋時曰濮則迂道而東非陳至衛之途蓋亦未審

觀魚於棠 棠在今魚臺縣濟水東流過之河濟合流以來河逕其南出廟道口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獨臨濟水故公羊傳曰棠濟上之邑也隱公益臨濟而觀之觀左氏作矢矢陳也濟亦大瀆也雖有魚非可陳而觀者蓋魚之爲言漁也陳其取魚之具而觀其獲也北方唯冬可以取魚故周頌潛有多魚詠季冬薦魚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後也於時乘冰合魚聚於淵而多設罟梁罾罟以取之此謂陳魚而觀也又按杜氏於此及會戎於唐皆云方與之武唐亭一地二名者古者侯國封疆

皇清系角系系
小而人民聚故櫛比置邑各爲之名子曰十室之邑十室可名爲邑猶今之鄉國耳則唐棠密邇而邑名異無足疑矣

艾 杜解云山牟縣有艾山而桑欽水經文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臨沂今沂州也酈道元說地近莒之浮來後漢郡國志琅邪臨沂縣注隱六年盟於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又與左傳解云牟縣者異按沂水有二一則浴乎沂之沂在曲阜漢書以下曲阜并入蓋縣其水蓋流入泗一則發源琅邪東流入海蓋縣亦有二一在曲阜讀如字古拜反一音古盍反齊邑也地近於莒後爲王驩食邑是以互相淆訛艾山自在琅邪之蓋杜云泰山者非也曲阜之蓋古拜反乃魯國都郊關內地齊方疆盛其旨至魯都而受盟乎則艾在齊南魯東近浮來而屬琅邪明矣吳齊戰於艾陵其卽此艾與

垂 左傳云遇於犬邱杜解犬邱垂也地有兩名則杜旣知垂之卽犬邱矣而又曰濟陰句陽縣東有垂亭豈不自相背戾邪犬邱於漢爲敬邱漢書注云明帝更名太邱應劭曰春秋遇於犬邱在此水經注言睢水側有犬邱王莽改曰敬邱縣屬沛郡而句陽縣屬濟陰一臨睢水爲宋地一近濟水爲衛地傳稱宋公以幣請先見修主道也則垂爲宋地審矣睢陽有雉水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則垂本雉也尤知其非垂亭也

邱 杜解詳於紀地唯邱闕焉今按後漢郡國志高平侯國注言隱九年費伯城邱在此高平於西漢爲橐縣在金鄉鉅野之間地近於宋隱公於時方將與宋爲難故非時亟城之

防 郟防 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攷證之所以難也會防之防在漢華縣屬泰山郡其地當在齊魯之間故文姜會齊侯亦於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與成武東南之郟城同在魯西而爲宋地魯既取之於宋莊二十九年因城之爲臧氏食邑觀臧紇自防奔郟則其爲昌邑之防在魯西南可見矣

桓公

孔父 杜氏既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則知孔父之名嘉矣又曰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何其自相刺謬也名嘉而字孔以孔爲孔子於元鳥至之時於時爲吉於事爲亨也故鄭孔子嘉亦字子孔孫以祖字爲氏孔子之姓繇孔父而稱若謂孔爲名豈孔子以祖名爲氏乎若謂孔姓名父則古今未有以父爲名者父與甫異顏之推謂凡繫字於父之父竝讀如父母之父是也穀梁謂孔子爲祖諱義亦得仲父者尊稱也孔其字也蓋亦宋之公族故孔子曰丘般人也

郟大鼎 有郟邑有郟國隱十年魯取郟於宋郟故久爲宋邑若郟國爲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郟子尙見於經非宋於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於取郟注云濟陰成武東南有郟城於取郟大鼎注亦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郟城又曰郟國所造器也則混而爲一矣成武之郟爲宋魯犬牙相入之壤是宋邑也非郟子之國也郟未亡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於宋要此大鼎乃宋於郟邑鑄之者非郟國所造也郟子之封未詳所在

而成武之郛必非其國都杜解淆亂不足從

鄧 杜氏解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陵於漢屬汝南郡在西華郟城之間今屬開封陳州蓋陳地也按桓九年鄧南鄙鄆人攻巴客而奪其幣杜云鄆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則今襄陽樊城之地在漢江北者是也為鄧之南鄙杜氏以鄧為鄧縣明乎其為今鄧州矣巴人從夔州逕鄆陽循鄧州之南繇襄入郢若鄧國在潁川相去甚遠安得南鄙在鄧為巴人之借逕乎又莊六年楚伐申過鄧亦取道襄陽至鄧州遂東向申今信陽州若鄧在潁川則中隔陳蔡相去亦遠伐申安得過鄧耶鄧州之為鄧國古今不易漢書注應劭曰鄧縣鄧侯國後漢書亦言鄧有鄆聚皆屬南陽郡若召陵之有鄧城在鄭之東蔡之北二國謀

禦楚難不應東北嚮而謀之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與焉鄭蔡南至鄧而會謀斯為得之

會于郟 左氏公羊皆作成胡氏獨從穀梁作郟按郟國也莊八年齊魯圍之文十二年郟伯來奔其國在濟南西北齊衛之間杜氏所謂東平剛父縣西南郟鄉也成則魯邑也在漢泰山郡鉅平縣後為孟氏之食邑在齊之南故曰無成則齊人必至於北門紀會魯以謀齊難自就魯以謀安敢越齊而西會於濟北哉且地以國者其國亦與郟近齊而微弱亦豈敢為紀主以亢齊穀梁成傍加邑自傳寫之訛耳

祭 杜解云祭鄭邑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為氏胡氏則以為周之命大夫按祭城之祭讀如字命於周者

則祭公謀父之後與祭伯祭公祭叔同族音債其國邑在王畿
內非長垣之祭也左傳稱祭封人仲足足其名也仲其字也故
胡氏以與單伯同爲命卿封人之官秩卑而權輕安能操廢立
之權然則封人者昔於王室爲封人非鄭之封人也天子之元
士視子男封人出爲命卿正相當矣祭仲執鄭之柄使食邑於
祭城而以爲氏則當有後於鄭而終春秋之世鄭無祭氏之族
又足以見其同於單伯仍歸於周無後於魯也又長垣地臨濮
水於春秋爲蒲所謂衛有蒲戚也而陳畱志言長垣祭城有濊
伯玉墓則祭城爲衛邑而非鄭地鄭安得有封人於祭乎以此
考之胡氏之說爲是

燕 穀邱 燕南燕也字或作鄰姑姓之國在河南胙城縣其

召公之後封於薊者春秋稱北燕穀邱左傳謂之句瀆音鉤之

邱濟陰句陽縣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邱也酈道元亦云在濟

陰句陽道東南其地當屬曹衛杜云宋地未是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云壬辰七月二十三日以是年六月

有壬寅十一月有丙戌推之知壬辰爲七月二十三日壬寅爲

六月二日丙戌爲十一月十七日或十八日但杜云從赴則未

是豈有日不誤赴而月誤者蓋傳授相承之有訛耳

葛 杜解葛在梁國甯陵縣東北此則與毫爲鄰之國夏之伯

國湯已滅之不得閱殷周而仍在邾牟葛皆稱人而魯旅見之

則皆魯之附庸牟在泰山郡邾在魯南鄙葛亦應附近於魯甯

陵當春秋時爲宋地去魯遠矣此葛蓋所謂葛嶧也今兗州之

嶧縣與鄒接壤當魯之南爲魯附庸其後不再見於經傳固無從考耳

莊公

單伯逆王姬 二傳作逆王姬左傳作送言逆則單伯爲魯大夫言送則單伯爲王臣考經之言單伯者不一皆魯事則命大夫之說爲長而自此年書單伯至文十五年凡八十二年書單伯至自齊明非一人若彼單伯爲此單伯之子姓苟非魯人何爲世爲魯卿則又不容不疑但言自周而送則必至魯而後書夏已至魯何爲秋乃歸齊故二傳定爲魯使往逆乃魯主王姬之昏則逆之者齊事也若魯逆之來魯亦當使魯人不宜還使周之命卿蓋既使逆之以來因定遣送之於齊則可云逆亦可云送三傳未嘗不相通也而單伯之閱八十餘年無異稱則終不可解

大水無麥苗 周麻自夏至起至秋分爲秋麥熟於夏夏正之夏也大小二麥至小滿而盡穫安得夏至以後尙有未穫之麥爲水所漂乎杜云漂殺熟麥非也春秋紀災每於公家賦斂之日書之四月收麥五月末乃登之公廩故莊二十八年於冬書無麥蓋是年積雨敗麥至夏至後大水淹五稼之苗故彙記之耳此時河尙北流魯無決隄之患唯汶泗諸泉積雨壅涌以知無麥者雨敗之也無苗者水沒之也

公次於滑 左傳作滑二傳作郎滑杜云鄭地在陳畱襄邑縣西北蓋今大名之滑縣言次則公帥師以往紀在魯東南今欲

救紀而其君輕去國都帥師以西次於曹鄭之間獨不畏齊之乘虛以致難於魯乎如云約鄭鄭之東嚮紀也亦不北逕於滑唯郎則按後漢書注在山陽高平縣今兗州之金鄉也既不出魯封內又爲鄭紀之孔道固宜以二傳爲正

子糾 杜氏謂子糾爲桓公庶兄程子則曰桓公兄而子糾弟史記謂二子皆僖公子程子則謂皆襄公子程子所據者薄昭與淮南王書桓公殺其弟之文也杜氏所云則荀卿言桓公殺兄爭國已先薄昭言之矣乃以經傳攷之則二說皆未得其實胡氏於納糾從公穀不稱子於取糾殺之又從左氏稱子胡氏雜用三傳惟其意以爲去取則是屈古文以徇己意往往有此淆亂之病聖人立法必無一人而頃刻變易之文既稱糾爲子則納與殺皆稱子矣必如左氏而後經有定論稱子者從乎襄公而言猶之乎子般爲莊公之子以未卽位而稱名實則在喪之孤也叔向對韓宣子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確有明證而傳云襄公立無常鮑叔知亂將作奉公子小白奔莒當襄公初立之日使小白爲其子則尚在幼沖且未嘗有申生之釁鮑叔何爲遽奉其子背父而逃其爲襄公之弟明甚若管召奉糾奔魯傳云亂作乃奔則畏無知而出糾固襄公之子也糾爲襄公之子有繼襄之義故在喪而稱子小白襄公弟也於分不當立故但以名書蓋襄公既弑無知又誅糾以父死子繼之義因魯求入而襄公使民慢虐爲國人所不與故大夫雖受盟於魯而不願戴暴君之裔故桓公入而眾助之以敗魯而殺糾是糾

非小白之兄抑非其弟乃其從子也於分當立而桓公奪之耳若夫子稱管仲之仁則自以其功在天下後世初不以糾之不當有齊而以徙義子之一能徙義而遂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乎

乘邱 杜解但云魯地未得委悉一統志曹縣有乘邱城謂魯莊敗宋師於此乃據應劭說以濟陰郡之乘氏縣爲乘邱也乘氏曹地非魯地按傳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而犯之是宋師已深入魯地不當西南遠在曹境史記正義曰乘邱在兗州瑕邱縣西北二十五里瑕邱在今滋陽縣爲兗州府治去曲阜爲近乘邱自當在此

荆 楚曰荆者二傳皆謂州舉狄之也夫州大而國小楚未能全有荆州之地而舉一州以與之是縱之也豈狄之邪狄吳不名之爲揚赤狄在潞不名冀何獨以一州授楚乎書稱荆及衡陽惟荆州荆自荆也荆州自荆州也楚封於丹陽依荆山以爲國荆山在今南漳縣爲荆州之北境故因以名州耳其或稱荆或稱楚者荆楚一也皆木名也黃荆本名楚以之爲刑杖則名荆楚國本名荆至僖公時始改曰楚杜氏曰荆楚本號後改爲楚是也其地產楚因以名山而名國或亦惡刑杖之名改從其木之本號耳非春秋故抑之詩稱奮伐荆楚又云裒荆之旅荆國之爲荆舊矣

莘 地名莘者不一晉文登有莘之墟乃伊尹所耕之野在河濮之間漢爲陽平縣今東昌之莘縣是纘女維莘之莘妣姓之

國字或作侁在邵陽渭涘今同州邵陽縣有故莘城是也左傳神降於莘之莘號邑也在大河之北此莘乃蔡地字或作新漢爲新陽縣應劭曰在新水之陽今汝甯眞陽縣是也楚深入蔡地蔡侯出禦而敗之

扈 杜云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卷縣今原武此文宣二公時晉會諸侯之扈去齊且千里去魯亦遠齊魯接壤之國會盟以講姻好非有事於西方何爲遠涉千里以結盟地固有名同而實異者足知此扈非滎陽之扈傳稱夏有觀扈其地在今東昌之觀城鄰於衛而爲齊魯之西界孫氏曰扈齊地得之

郭公 杜氏曰蓋經闕誤胡氏曰義不可曉是已又據劉氏以爲郭亾汪氏謂亾字从入从乚與公字相近乃公字篆文與亾字迥異不可強通大要郭公爲失地之君與通公虞公一例其下或有出奔見執之事舊史闕之耳其稱公者所謂寓公也寓公不論侯伯子男皆曰公蓋已失其故爵而所寓之國必以諸侯之禮接之爲之名曰公與本國之君敵體耳胡氏於州公則言天子三公王者之後稱公州非三恪抑非入相於周僻在東夷之小國耳義既不立於虞公則又曰從下執之之詞曹伯鄭伯皆下執之而不稱公何獨於虞而云然

洮 舊注洮音他刀反非也水之以洮名者不一其音亦異水出隴西過臨洮東入渭者則音他刀反水出零陵東入湘者音徒到反此洮在濟水之西濮水之南傳所謂自洮以南東傳於濟是也音推小反觀傳所言則洮南故屬魯而僖公以前爲曹

所侵奪莊公之時則為曹地若洮北則終始為曹地定公十四年齊宋會洮杜云曹地是已而此云魯地疎矣

郟 公羊穀梁作微京相璠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汪氏曰殷王元子啟所封其地正在魯西杜云魯下邑則公羊穀梁之說為長按爾雅水草交曰郟通谷者微微之為地下臨濟水蓋澤藪也則微郟互稱有自來矣春秋築城皆曰城有堞圍也圍則曰築圍塹而已然則微圍之築圍其澤藪而已故穀梁傳曰虞之非正也於義亦通胡氏以完舊為城築為創始未是

新延廐 左傳云新作延廐趙氏謂若新作但當云作不當云新其說良是左氏似以延為廐名廐偶為之佳名無當於典故何足紀錄以實求之延者增益而使廣袤之謂廐增則馬增馬增故廐必加廣在禮諸侯之馬六閑閑為一廐一閑良馬田馬駑馬二百一十六疋其畜馬一千二百九十六疋今魯增其閑數廣其廐以廐之故至僖公之世盛稱其馬之富如駟頌所云蓋自莊公時畜牧已夙矣

蜚 蜚芳味切劉歆曰負蟻是也爾雅謂之盧蟹廣雅謂之蜚

蠅 音戚 小蟲也形圓而薄氣臭每緣稻莖上食稻花令不成實

以其害殺故左傳曰為災也劉向乃謂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則是蠱也非蜚也劉歆引出海經白首一目行水則竭行草則

死音非之蜚為此蜚則古今不再見為怪而已汪克寬以負蟻常有不當言有為疑不知此蟲唯水田種稻則多有之魯地平

衍麥稷之鄉固不宜有有之安得不爲災異

鄆 公穀皆云紀之遺邑杜氏則云紀附庸國乃杜又云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按紀國在齊莒東南今日照安東之間無鹽在今東平州相去懸絕紀安得遙有屬邑在東平卽云附庸亦必相鄰附如魯之於邾宋之於蕭邾何容遠隔齊魯而附於紀足知杜說非矣按傳稱齊伐莒莒子奔紀鄆紀鄆者紀之鄆也地屬琅邪在今淮安之贛榆此則固爲紀邑矣紀亡而紀季猶保鄆兼有鄆邑齊復降而有之杜氏以次成之師相連而書疑魯以降鄆故設備而東平之鄆去成爲近乃於時齊魯方睦齊之降鄆將卑師少何足爲防蓋次成之師自有他故其事不成徒勞師久駐故書以示譏非緣鄆而次也

山戎 狄 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禮有此文以春秋考之則不

盡然山戎在北犯魯之戎與徐近在東潞氏之狄在西要此戎狄皆非塞外之虜秦漢以下爲中國患者史稱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孤竹乃墨台氏之封漢曰令支今爲永平之遷安縣固幽州之東境在榆關之內戎而曰山依山而居則薊州密雲東聯喜峰口一帶高山峻谷自爲國邑與燕雜處者也狄之病中國也伐邢入衛又嘗伐凡伯於楚邱固非絕燕趙而猝至順德衛輝東昌之內地蓋太行東麓下屬井陘南迤順德之黑山據險爲國者其山之西則赤狄白狄倚澤潞遼沁之山以居要此戎狄皆受子爵於王廷以時享貢特阻險弄兵不純乎臣僕猶六代之義陽蠻仇池楊氏及今川湖貴廣之土司與生

熟苗猶曰戎曰狄者其族種之舊號不必定以西爲戎北爲狄也若杜云山戎北狄則又失之狄而繫之曰北乃極北塞外之狄周爲獯鬻漢爲匈奴不通中國不受王爵者也三代有附塞而居控御塞外疆悍之戎狄故中國不守邊而自固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閔公

閔公 公名啟方而史記云名開者漢景帝諱啟故易啟爲開去方而但言開則沿公羊氏之瑣說謂春秋譏二名也史記桓公名允宣公名倭亦林堯叟所謂傳異未聞孰是

季子 仲孫 高子 三子皆不名非春秋之通例三傳以爲賢之嘉之貴之或曰外之義皆未安大夫之稱子猶侯伯子男

之稱公皆假尊號以面諛之春秋時習熟則然而書之史冊固不可以五等之爵加之列國之臣況仲湫曰孫尤非名之正蓋魯國之亂於閔公之世爲已極閔公雖立幼穉無知唯國人之所爲故仲湫高後之來皆不以禮見主君故湫與後不言使無所致命也湫不言聘不成廟也季友不言至自無所告至也國人接之國人納之從國人之尊稱而書之所以著魯亂之甚也故曰齊桓存三亡國魯無君無異於亡也

陽 杜但云陽國名不詳其地按漢書東海郡都陽縣注云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其地當在鄒沂濱海之間杜未考耳

禘于莊公 言莊公者杜氏謂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然言公而不言宮則非廟也故胡氏汪氏以爲於寢乃喪唯在殯則寢

爲先君之殯宮既葬卒哭則主祔于祖寢爲新君之寢矣不得仍繫於先君維時莊公葬已踰年主祔于惠公之廟魯人屈其祖以從莊公之主于惠公之廟廟未遷不得言莊宮爲升莊公于禘祭之列初行吉祭又不得言惠宮于莊公者以主之所在而言之實則惠公之廟也失禮之尤名不能正益於此而見傳注皆屬未悉

僖公

聶北 夷儀 杜解但云邾地未詳其處按後漢郡國志東郡鄆城縣有夷儀聚有聶戚注云左傳聊攝以東卽此則二邑皆在今東昌府治邾本都順德於時河水北流邾本都河西東渡河而都聊城則阻大河以禦狄故齊宋曹師次聶北以待其遷

聶北夷儀地相密邇次聶北時已爲經營夷儀矣但聊攝爲齊之東境去邾遠而去衛近夷儀當是齊衛之間地桓公割以爲邾都杜云邾地未是其後邾衛交惡至於相滅蓋繇此也聶與攝通音嘗涉反

夫人姜氏薨於夷 杜云夷魯地按哀姜已奔邾不敢復入魯境杜云邾人送哀姜還亦無所據按隱元年紀人伐夷注云夷在城陽壯武縣於漢屬膠東蓋哀姜自邾徑莒欲沿海以歸齊而齊拒殺之也高密有夷安故縣蓋其地與

下陽 胡氏謂下陽邑爾而書滅以下陽舉而虞虢亡故經無此例滅者必其國也號有三榮澤之號亭東號也下陽在平陸縣大陽之南濱河之北北號也陝州之上陽南號也東號號叔

所封南北二號皆號仲地北號爲其故都逼近于虞後或渡河南遷而宗廟社稷故在下陽晉後再舉伐號兼取南號耳號國之亡實亡於下陽下陽瀕河南號亡而下陽未失大河之險晉在虞北下陽在南亦不可云虞號之塞地特以包虞而逼南號爾

江黃貫 江國杜解在汝南安陽縣東坡圖在蘄州界汝南地接黃陂蘄州而國以江名必近江水蘄州東濱大江有故江夏城於漢晉或屬汝南東坡圖非無據已黃羸姓國村云在戈陽縣今光州也地接黃梅黃之爲州名肇于此貫杜氏以爲字誤云是蒙縣西北之貫城按蒙縣之有貫城他無所攷獨聞杜說漢有貫縣自屬鉅鹿貫侯呂之國也貫之非貫三傳無異穀梁釋文音古亂反明非音世之貫按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母邱索隱曰母同貫古國名衛邑蓋今東昌之冠縣母貫冠音義相通地與陽穀近江黃北來受盟于齊自應至齊衛之境不當屈齊宋南來杜於此破文以伸已說非是

陘 杜云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按齊桓自蔡伐楚師進而南召陵在今鄆城縣直蔡西而稍北旣言伐楚則已叩楚境故楚曰涉吾地召陵之盟傳曰師退次于召陵與上言師進次于陘相應則陘不在召陵明矣山徑曰陘自冥阨而北千里無山蘇秦說韓曰南有陘山則陘爲楚塞之山其地應在應山之北山徑微通光山固始之閒非召陵之境矣後漢書言召陵有陘亭亦范曄沿杜之誤也

弦 晉書地道記西陽郡治弦子之國西陽右對鄂城今黃州府治也杜解在弋陽軹縣軹縣於漢屬江夏與弋陽有楚塞之隔不得云在弋陽江黃弦皆濱江之國杜盡繫之汝南皆屬未審

天王崩 經志天王崩者此特繫以日尤爲詳確而左傳謂惠王以前年閏月崩襄王畏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不發喪夫襄王已爲諸侯所翼戴齊桓且堅勿易樹子之誓惠王一崩卽當速訃以召諸侯援已勿容遲緩叔帶近在宮闈豈能祕至經年則左氏之說誣矣史本紀年表俱載惠王在位二十五年竹書紀年惠王閏二十五年己巳歲陟唯皇甫謐作二十四年當亦雷同左杜耳

緣陵 緣陵營陵也而薛瓚曰營邱卽臨淄營陵非是營邱今臨淄縣太公所封爲齊之都會何容遷杞於此營陵今昌樂縣也杞遷都瀆于在齊南郊莒之間淮夷沿海而病之齊桓遷之近齊以避其患乃營陵近齊而去杞遠杜云杞地亦非蓋亦齊邑桓公以易杞而使安旣遷以後乃爲杞地耳

沙鹿 杜氏云在晉地蓋據卜偃之言謂災應其國則山在其境內爾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縣而晉在河東當獻惠之世晉未嘗越太行王屋而東有尺寸之土及文公受賜啟南陽始有今懷慶地赤狄旣滅乃出井陘而東有雞澤邯鄲朝歌然亦止此而已大名在東昌彰德之間齊衛之界中隔衛邢及狄晉安得遙而有之實衛地也若卜偃之言則山崩之變大天下皆受

其災而無德者當之晉惠失信妄爭以人事言應受其咎乃自是十年之內齊桓卒國內大亂宋襄被執兵敗身傷中國無霸兵爭復起周室愈衰則災應抑不獨晉也

厲厲古與賴通公羊釋文音賴是已此所伐之厲卽楚圍所滅之賴也老子生于苦縣之厲鄉一曰賴鄉地在考城鹿邑亳州之間齊移救徐之師西向伐厲厲與楚而病徐也杜氏乃謂義陽隨縣北之厲鄉隨州之厲乃神農所生之厲山亦曰烈山非國也齊桓帥八國之兵以伐楚尚次陘而不深入安能輕率一曹越江漢之北而向隨乎且隨爲隨侯之國非厲國明矣於時隨方率漢東諸侯叛楚齊所宜招徠者何爲遠涉以伐之邪

鷓古無鷓字許慎曰春秋六鷓退飛其字从兒从鳥入聲五

歷反讀如雌霓連蜷之霓水鳥也雌雄相視而孕亦謂之青雀

船首畫以辟水災飛不能高故其退飛人得而見之

項項今項城縣去魯遠魯不能越曹宋陳而有其地左傳謂魯師滅之未是二傳謂齊滅之蓋齊方伐英氏英氏者今之英山自英旋師而北因滅項以與徐胡氏謂未有外滅而不書國者滅賴不言楚非外滅乎

梁梁國所在杜氏失注小司馬謂在馮翊夏陽夏陽之梁以梁山得名謂之少梁舊爲韓侯之封居秦晉之間梁山爲晉望未聞有梁伯之封此梁國者乃漢中西鄉縣古曰梁州是也在秦之南故梁亡而秦有之又河南汝州亦故爲梁國後漢書言柏翳後所封然去秦遠秦不得有其地與傳不合

鹿上 杜云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水南曰陰汝水自汝陽上蔡西平東流入淮原鹿在其南則蔡之南鄙申息光黃之境宋地安得在彼杜之不審甚矣後漢志原鹿屬汝南郡楚於時已有申息故史記索隱以爲楚地然宋齊不應遠卽楚而受盟京相璠酈道元皆以濟陰乘氏縣之鹿城鄉爲鹿上其地在今鉅野縣乃曹宋之境以爲宋地斯得之矣

踐土 杜云踐土鄭地按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在漢卷縣今併入原武縣地在河內大河之北晉敗楚于城濮衛地也其還師歸國卽從衛輝入懷慶取道王屋天井而歸天子要於中道而勞之渡河而北以至衡雍鄭都新鄭地盡于虎牢皆河南也何得衡雍復爲鄭地至衡雍而作宮于踐

上二地相爲密邇不出原武之境衡雍本文王子雍叔封地雍國絕地入于王畿始終非鄭之有傳云晉鄭盟于衡雍則鄭渡河以北而會也傳又曰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亦越疆之辭衡雍踐土非鄭地亦見矣天子勞晉已畢自溫反于河陽而行狩禮河陽今孟縣也其南岸孟津也從此歸雒未嘗一涉鄭地杜于公子遂盟于衡雍亦曰鄭地其不審久矣

翟泉 杜云今雒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其云雒陽城內者據杜所見晉世之城而言非周之舊也而胡氏云近在雒陽王城之內則失之矣後漢書注云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皇覽則曰太倉舊在雒陽城外秦封呂不韋雒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圍入城中二說未知孰是當盟翟泉時不在城內審矣

且胡氏以雒陽王城合併而言尤為疏謬雒陽自雒陽王城自
 王城周公營雒時分建二城所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
 者是謂王城孔氏注云今河南城是也其云又卜瀍水東亦惟
 雒食是謂成周孔氏注云今雒陽也王城在西成周在東中隔
 瀍水地道記云王城去雒城四十里至漢猶分雒陽河南二縣
 不同一城平王東遷居王城乃漢之河南縣迨子朝之亂王猛
 入王城而不能固其位敬王立自狄泉入成周晉帥諸侯城之
 遂為王都蓋王城經亂廟社宮室想已殘燬故東遷雒陽從此
 至宋皆以雒陽為東都宋曰西都而王城為屬邑然在漢王城猶存
 為河南縣一亂于董卓再亂于永嘉至拓跋氏南遷而王城廢
 併入雒陽無河南縣矣若盟于翟泉之日天子固在王城去雒

陽尚四十里也而翟泉又在雒陽城外故春秋書天王居于狄

狄翟通泉又書入于成周明初在郊而後乃入城也晉孝廉董養

謂翟泉在步廣里楊銜之伽藍記謂在建春門內御道南酈道

元謂天淵池所注晉惠帝問蝦蟇之地皆據敬王已遷都呂不

韋已擴城之後而言後世知有雒陽而不知有河南知周之都

成周而不知先都王城見翟泉在城內而不知故在城外胡氏

之誤所繇起也古今沿革不一類如此其可據所見以疑所聞

乎

四卜郊 公羊言三卜禮也門卜非禮者月有三旬旬卜一日

四卜則踰月故非禮又云禘嘗不卜卜郊非禮何休謂天子不

卜郊魯郊非禮故卜尤為曲說使魯知其不正則不郊矣何卜

之有洪範言作內吉作外凶禘嘗內事郊外事卜者不敢自專聽命於神而後敢祭會事天事親而敢以己意行乎

敗狄于箕 杜云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又云故西河郡有白狄胡杜詳於攷地而不能審於折衷往往有此陽邑故陽處父之食邑今爲太谷縣在太原府南西河則今汾州胡種雜處乃其瀕河之北壤晉都故絳在其中閒狄在汾州安能掠晉而東晉抑不禦之於汾西縱使深入而後敗之蓋此狄亦澤潞依山之狄西掠晉地而迎敗之也非西河之胡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杜氏以長麻定僖公薨之乙巳爲十一月十二日乃謂隕霜亦在建戌之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此可謂學而不思矣隕霜繫於乙巳之後安見其非建亥之月且隕霜不繫以月蓋通一冬而言之若一日乍霜而草不殺亦其恆爾安得遽言不殺況李梅之實尤非一日而成實春秋此書記自霜降至冬至恆燠耳何事曲爲之說哉

文公

躋僖公 大事禘也而喪畢之禘謂之大禘合羣廟之主及新祔之主於太廟各以次序分昭穆躋僖公者乃於太廟之中昭穆之列閔僖竝席而僖居上若移易昭穆則升僖於閔之左非升於其上矣抑此但紀太廟中之位次而未言廟制故眾說紛紜其云僖爲禘閔爲祖則祖禘之名大亂閔可云文之祖其可爲僖之禘乎父子之不可假借豈以人爵而紊天倫乎僖爲穆閔爲昭則莊本昭也而穆之桓本穆也而昭之而昭穆之名又

皇清系角系系
大亂周道尊尊莫重於父子其生其死昭穆一定百世而不改則世次定特以先君無子而弟立於是而五廟之制不知所從要此皆爲周衰之亂政若攷之於禮則君無子可嗣必取諸其子之行以爲之後故禮言爲人後者爲之子而弟必不可立何況其兄此乃武周所定不易之制昭穆永明廟制永定至於後世篡奪相仍無立後之典唯臣子所扳立則固不可問已其在於魯或隱桓閔僖同爲昭穆如何孔穎達之說或多立廟而祀不啻五世如汪克寬之說俱不可知要以暴行成其邪說唯無子而不依昭穆以立後大本既失其末固莫能挽也

六 杜云今廬江六縣而汪氏謂壽州安豐有六國故城按六故皋陶後偃姓之國漢爲六安王國正今廬州之六安州若安豐故縣在今壽州霍邱之境今芍 陂猶名安豐塘是也乃蓼國故墟非六也

蘇子 杜云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按蘇爲縣內之國在西南時刺暴公而作詩者已有國邑溫子稱蘇者東遷後畿內之國已亡隨平王而東因封于溫其支庶固畱仕于周狄雖滅溫蘇氏未亡王蓋復立其支子仍以蘇之故名爲其邑號若奔衛之溫子傳稱蘇子者以其族姓言也抑攷滅國之例有二有并而有之者有但毀其宗廟社稷後不復能建國而不必有其地者如楚滅蕭楚不能有而地入于宋蕭因以亡狄之滅溫狄亦不有其地地仍爲王畿後以與晉特溫子之後不復有國而別立蘇子溫則亡蘇氏固存不當以滅溫爲疑

諸及鄆二邑皆莒魯交界之地諸今諸城鄆杜云城陽姑幕
 縣南有員音運亭今按姑幕今莒州乃莒國都近地楚所入而潰
 之鄆也此所城之鄆乃在漢東莞今沂水縣二鄆相近魯莒各
 城而俱名曰鄆猶六代時南北各置雍兗州名同而地異也
 新城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穀熟在今歸德然僖
 六年諸侯圍鄭新城杜云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凡春秋書
 地有名同而地異者如郟防郟之類必因其事迹溯其形勢
 而後可辨今此同盟宋鄭皆與且晉盟諸侯多就近晉之地安
 知非鄭之新城而為宋之新城乎凡此類杜氏欲自矜其博辨
 而不必有實者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有者非恆有也入于者自外而移入也唯
 五緯不但隨天而行故于垣宿有出入其餘經星隨天而行
 不自出入北斗非五緯所行之道安得有星乍見於外而旋入
 於中有之其為變異大矣孛星之芒因日而見故夕出於東則
 芒射於西夕出於西則芒射於東星之餘氣散亂映日而為光
 芒也北斗去黃道甚遠日所不映而孛氣發芒則尤為大異非
 但如大辰東方已也抑豈區區二諸侯之見弒足以當之哉



